

·书评·

文/李曦

理解科普的一种视角

“科普究竟是什么?”对于科普工作者或科学传播者而言,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可能“并不像它初看起来那样简单”。这是笔者译完彼得·布洛克斯的《理解科普》之后的第一感觉。大概,这个有时易被忽视的问题就像任何想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一样,充满了吸引力和挑战,也充满了困惑和怀疑。

布洛克斯想要给“科普”这个方兴未艾的领域一个说法、一个定义,他的行文清晰明了,仿佛只是入门读物。不过,其笔下的科普并非一目了然,而是纠结着迷雾与斗争,等待着厘清和征服。他的一些观点也富含洞见,足以引发严肃的思考。

在布洛克斯那里,科学与大众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呈现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科普承载着调节这个张力的使命。倘若我们承认,公众确实不可能真正认识“科学本身”(否则他们就是科学工作者,而不是公众),并且科学传播者向公众传达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而是或多或少被“简化的”、有时甚至是被“歪曲的”科学。那么布洛克斯谈到的这种张力就是天然的,不管其程度如何。

倘若我们继续承认,鉴于这种张力对社会发展而言的重要意义,对它给出不管什么样的处理都是必要的,那么,科普的必要性和形象也就呼之欲出。同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布洛克斯为什么要在宏大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来考察科普的含义。因为只有不同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这张巨大的网络上,才能看清这个张力的本质,它的演化(实际上构成了其本质的一部分),以及更为重要的,看清处理这个张力的方式(也就是科普)的面目。该书谈到的历史限于英国和美国,间或谈到欧洲大陆,未免有所局限,但是考虑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轨迹,这一局限倒也未必致命。

为了更为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不妨打乱一下时间次序,从标志性的时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谈起(第4章)。毫无疑问,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已经并且仍然在引发思想者深刻而沉重的拷问与反省。同样,它也给普罗大众带来了爱恨交织的

情感,这在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上得以鲜明体现。依布洛克斯的话说:“公众……欣喜于科学在赢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仍然妥协于新的原子恶梦;享受着技术所支撑的消费爆炸,但是又关注于消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科学的权威,但同时又引发了对科学的信任危机,或者说开始动摇科学的“合法性”。这于是展现了一幅战后科学的空前发展与反科学呼声的甚嚣尘上共存,反科学浪潮与科普繁荣并举的奇怪图景。在这个背景下,科普活动也成了“剧烈的争论领域”。科学家的责任问题被提出,两种文化的对立割裂了科学与人文,但是科普的繁荣却不可避免地“反科学”浪潮共存。

这种趋向基本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一直有改变,只是日渐复杂,因此也催生了对科普意义的各种思考。因此可以说,在当代,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张力如此充分地体现在了科学权威性与科学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以至我们几乎可以把后者看作对前者的精确描述。鉴于此,不管是因为战争带来的怀疑和恐惧,还是因为由此产生的“两种文化”的割裂,“公众科学素质”(第5章)和“公众理解科学”(第6章)这两个当代重要的科学传播运动的发起,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对科学合法性的一种寻求。而不难理解的是,这种追寻不可避免地需要诉诸公众来实现,不管它采取何种方式。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的权威性又导致它与公众之间保持着天然的距离(更别说不信任所造成的隔阂),其实这也是科学本身作为高度独立和“自我”的研究领域所必然伴随的境况。那么大致上可以说,这种既要求保持距离,又要求拉近矛盾的矛盾不折不扣地展现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微妙张力。而科普则不可避免被赋予了平衡这种距离,或者说调节这种张力的角色。

实际上,这种张力贯穿科普史的始终,只是在当代体现得更为具体而鲜明罢了。追溯就可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第3章),随着现代社会开始随科学的发展而拉开序幕,科学与公众之间就已经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



[英]彼得·布洛克斯 著,李曦 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定价:28.00元

巨大成就与它的摧毁性力量和技术控制相交织,构成了“恐惧和兴奋”相伴的双刃剑形象;另一方面,科学的继续发展又让科学工作者成为“脱离”社会的群体,科学的信任问题也由此初露端倪。张力以矛盾的形式出现,这种矛盾也不可避免波及科普的内容和意义:科普成了现代性的普及,但也创造了新的“科学迷信”,科学价值进入普及的视野,但科普的意义开始被重新争论。

但是,这个矛盾关系并非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突然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甚至是伴随着科学本身的成长轨迹而发展的,至少从该书所描述的19世纪那里可以发现这一点。当然,那时的科学“权威性”与“合法性”之争以不同的方式、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产生。19世纪上半叶(第1章),既作为一种政治反抗力量,又作为一种“有用”之物的科学在公众面前呈现为一种充满不确定的东西。彼时科学的社会意义尚未明了,为了确立自己的身份,科学家也在不自觉地“排斥”公众(这个排斥后来演变成了“脱离”)。

但与此同时,为了让他们所从事的这种科学赢得社会认同,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宣传又是不可避免的。当然,由于科学意义本身的不确定,平衡这种张力的做法的意义同样并不明确。因此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科普正在诞生,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正在构建,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正是在这种动荡之中“普及”或“宣传”科学的。

本文作者 李曦,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大众科技报》主任编辑,电子信箱:asimov@126.com。

(责任编辑 陈广仁)